戴凱翔篇

I

戴凱翔並不想成為吸血鬼，所以當他的父母告訴他，他是吸血鬼的時候，他感到很困惑。

他希望至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吸血鬼，有點恐怖、邪惡、牙齒尖銳。很奇怪的是，他的犬齒確實很尖銳，他們戴家每個人都是如此，戴凱翔的妹妹戴忍忍笑起來會露出可愛的虎牙，這讓她在學校很受歡迎。戴凱翔曾用這件事取笑妹妹，讓戴忍忍生氣地咧開嘴，露出牙齒對他咆哮。

他們的母親，老媽，戴凱翔比較常這麼稱呼她。同樣也會在生氣的時候露出牙齒咆哮，所以這本來沒有什麼。他們家就是這樣，戴凱翔跟妹妹小時候還會互相撕咬，讓老媽十分抓狂，彷彿也想下場咬住他們兄妹的後頸，把他們叼起來左甩右甩，讓他們冷靜。

不過老媽最後總會在嘴裡不斷地喃喃唸著佛號，最終平復情緒，改為捏著他們的耳朵把他們拉開。

所以，無論如何，總而言之，戴凱翔不想成為吸血鬼。

吸血鬼有什麼好？不能曬太陽，還得要在棺材裡睡覺，聽說皮膚通常還很蒼白，戴凱翔喜歡慢跑，也喜歡自己健康的小麥膚色，他才不想當什麼吸血鬼。

不過人活在世上總是事與願違，尤其在這個夏天，台灣所擁有的最明顯也最強烈的季節，夏天。當天氣漸漸熱起來，戴凱翔開始感覺頭暈、乾渴、煩躁，還有明顯的嗜睡症狀，他更常對父母露出牙齒，他懷疑自己進入了叛逆期，他國中都快畢業了，叛逆期會不會來得太晚？戴凱翔讓這個念頭像初夏的午後雷雨一樣轉瞬即逝。他只是每天上課都趴在桌上，昏昏欲睡，他的身體變熱，空氣中有一種特殊的、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撩撥著他的心，他轉頭看坐在自己斜後方的曾琳安，懷疑她偷擦香水，曾琳安接收到他的視線，也不甘示弱地瞪回去。

戴凱翔打了個呵欠，就算老師拿小紙團丟他的頭，他也不想醒過來。

那天晚上戴凱翔回家，發現老爸老媽坐在客廳，表情嚴肅地等待著。他想也許班導打電話給他們了，但他不害怕，他們家又不體罰，只是戴凱翔腦海中突然浮現老媽露出牙齒的模樣，那讓他有些不安。

戴凱翔把書包扔在椅子上，環視周遭，沒看見戴忍忍，這個時間她應該回家了。她才國一，沒有晚自習，她在家裡通常還會霸佔著最舒服的沙發滑手機，對喜歡的偶像團體影片傻笑。

此時家裡的氣氛很詭異，戴忍忍不在，老爸老媽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塑造氣氛，明明客廳平時光源充足，現在他們卻偏偏只開了一盞小黃燈，讓微弱的光線從上方照射下來，在爸媽的臉上增添陰影，看起來好不嚇人。

「你妹跟朋友去逛街了，晚點才會回來。」老媽說，然後用手肘擠了擠老爸。

「兒子，我們今天接到老師打來的電話……」平時沉默寡言的老爸雙手抱胸，一副語重心長的樣子。

「什麼？」戴凱翔困惑地看著父母，他還是覺得不舒服，空氣裡還是有一種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回到家以後，那種味道更強烈了，也更容易辨認，那是一種戴凱翔很熟悉的水果氣味。

老媽擔憂地和老爸對看一眼：「你們老師說你上課都在睡覺，然後你比平常更容易生氣……」

「爸、媽，我是一名健康的國中男生，我當然很容易暴躁。」

「不只這樣，你常常露出牙齒，看起來想咬人。」老媽精準地指出。

「你也常常露牙齒，看起來想咬人。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你們兩個。」老爸無奈地示意他們停止無意義的鬥嘴，隨後盯著戴凱翔的眼睛，像是即將宣布一個極為重大的消息。

戴凱翔想像不到，老爸那種鄭重其事的模樣，活像是要發表競選總統的宣言。

「聽好了，我們不是人類。」老爸說。

戴凱翔伸手揉了揉耳朵。

「爸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我們不是人類，我們是吸血鬼。」老爸很認真地宣告：「芒果吸血鬼。」

戴凱翔的第一個反應是笑出來。

「什麼？愚人節嗎？太有創意了吧，吸血鬼就吸血鬼，還芒果吸血鬼。」戴凱翔笑著問：「芒果吸血鬼跟一般的吸血鬼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你等等就知道了。」老爸向老媽使了個眼色，老媽立即到神明桌上把一盤供奉給佛菩薩的芒果端下來，戴凱翔突然對那顏色鮮艷的水果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，好像芒果是某種獵物，一種殷殷祈求著自己將它獵捕的獵物，它圓滾滾的身體不斷刺激他，對著他說「來啊，來追我呀」。戴凱翔覺得莫名其妙，他怎麼可能會對芒果有這種想像。

不過當芒果接近他時，戴凱翔被迷住了，他倏地知道從今天早上就一直環繞在他鼻腔的酸甜味道是什麼，就是芒果，真奇怪啊，這不是他從小吃到大的芒果嗎？

戴凱翔的目光幾乎無法從芒果上移開，直到老爸從盤子裡拿出一顆芒果，他露出戴家特有的尖尖犬齒，對著沒剝皮的芒果就這麼咬下去。

一時之間，整個客廳裡迴盪著老爸啃咬沒剝皮芒果的吸啜聲，戴凱翔目瞪口呆，直到老爸仰起頭，露出陶醉的表情，黃色黏膩的芒果汁從他唇邊淌落到白色汗衫上，最終在老爸的啤酒肚上留下點點黃色污漬。

「這樣……你明白了嗎？」老爸得意洋洋地問，手上拿著果皮完好，但顯然已經沒有果肉跟果汁的芒果殘骸，芒果核似乎還在果皮裡發出輕輕的滾動聲響。

「我什麼也沒明白。」戴凱翔很誠實地說。

「聽著，我們是芒果吸血鬼。」老爸又說了一次，但戴凱翔打斷他：「我知道，但你剛剛就只是沒剝皮在吃芒果而已，說真的，吃芒果以前應該把皮洗一下……」

「不，你不懂，我沒剝皮，就可以用尖牙把芒果裡的果肉跟果汁吸乾。」

「所以呢？」

「所以，我是芒果吸血鬼，你也是，你……」

「爸，你別再開玩笑了，已經不好笑了。」戴凱翔嘆了口氣，心裡卻不合時宜地浮現了無數問題，譬如究竟為什麼要叫芒果吸血鬼？既然都吸芒果了，為什麼不叫吸芒果鬼？

「芒果吸血鬼是一種說法。」彷彿猜到戴凱翔的心思，老媽幽幽地說：「我們本體是快要絕種的台灣狐蝠裡的一種特殊群體，這種群體只吃芒果。」

戴凱翔覺得老媽有解釋跟沒解釋一樣。

「嗯，我們不曉得這個種族是演化的結果，還是有什麼神秘力量使我們出現，總之我們是芒果吸血鬼，你只要知道這點就好，而做為芒果吸血鬼，我們有一些特殊的能力，譬如可以不剝皮吃芒果。」老爸自豪地重複道。

戴凱翔不得不承認自己有點失望：「還有呢？」

「我們的嗅覺比一般人強，我們的體能也比一般人好，不過大概就只好上那麼一咪咪。」老媽伸出手指，在食指和拇指即將相碰時停止，留下一個很小的縫隙。

或許這解釋了為什麼戴凱翔喜歡運動和幾乎所有的體育課，高中也透過特色甄選上了體育班。

「就這麼一點點，那有什麼差？」

「還有還有，我們對芒果的了解，比任何果農都更深，我們甚至可以聽見芒果說話。」老爸一面撫摸盤子裡剩下的芒果，一面無限眷戀地說。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但戴凱翔看見盤子裡的芒果似乎顫抖了一下。

「聽起來像是對芒果有特殊癖好的人。」戴凱翔回答，緊接著他想到自己過去看過的所有和吸血鬼有關的電影：「那變身呢？我們可以像狼人一樣變身嗎？」

「我們如果太久沒有吃芒果，就會因為虛弱的關係變回原形，也就是一隻狐蝠。」老媽冷冷地回答。「只是這樣而已，至於狼人，狼人是不存在的，別幼稚了。」

「不公平，芒果吸血鬼存在，狼人就不存在？」

老爸沒理他：「總而言之就是這樣，不管你想或不想，你是我們家的一份子，所以你是芒果吸血鬼，這是一個詛咒，也是一份禮物，因為從今天起，你

就會不得不面對我們的熟成期：夏天。作為芒果吸血鬼，夏天是我們最難熬的季節，在這個季節，有很多芒果盛產，那種氣味會讓我們失去理智，小凱，你已經長大了，接下來你會面對你的第一個熟成期，你會無時無刻想獵捕芒果、吸食芒果、吞噬芒果，你會想吃芒果想吃到受不了的地步……」

「這就是為什麼你們在山上種了二十棵芒果樹嗎？」戴凱翔滿懷希望地問。

「是，但也不是。」老媽有點無奈地說：「自己種的芒果沒有外面賣的好吃，所以我們還在研究要怎麼種芒果……」

「你們剛剛不是才說比任何果農都更懂芒果嗎？」

「我們比任何人都懂怎麼吃芒果，兒子，你要好好聽我們說，這個夏天你會想吃芒果想吃到受不了，但夏天也有好處，你會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壯，你的體能……」老爸這次伸出食指跟拇指，在快要相碰的一公分前停止，那縫隙看起來比老媽之前比的稍大了些，但也只是稍微而已。「會增強，雖然還是沒有增強非常多。」

戴凱翔盯著自己的父母看，他原本真的以為這是一個玩笑，可是老爸老媽看起來是那麼的認真，而且老爸也真的在沒有剝皮的情況下把芒果的果肉吸乾了，這個技能雖然沒什麼了不起的，但真的有點不可思議，不是嗎？

戴凱翔嘆了口氣：「我知道了。」事實上，現在他只想回房間睡覺，反正按照老爸老媽的說法，芒果吸血鬼跟一般人幾乎沒有差別，既然是這樣，他就要繼續做一名平凡的國中生。

「很好，還有最後一件事，我們芒果吸血鬼的身分是一個秘密，絕對不能讓人類發現。」

那樣更好。戴凱翔暗忖，他才不想讓老師同學知道自己有這種愚蠢的綽號。

所以事情就是這樣，戴凱翔根本就不想當吸血鬼，尤其還是一種在台灣快要絕種的狐蝠所轉變成的芒果吸血鬼。但他在國三的夏天突然被宣告芒果吸血鬼的身分，如果他不接受這個事實，他還能做出什麼反抗呢？戴凱翔後來收到爸媽給他的一份芒果吸血鬼生存守則，上面列出了十條規定：

一、芒果吸血鬼的身分不能被一般人類知曉，如果有家庭成員尚未經歷第一次熟成期，便不能讓該家庭成員得知其為芒果吸血鬼。違背此項規則的人，會受到芒果吸血鬼族長的懲罰。

二、芒果吸血鬼如遇到芒果荒，應以和平且公正的方式分配當下的芒果數量。

三、芒果吸血鬼可以曬太陽，但如果曬太多夏天的太陽，可能導致熟成期提早到來或結束較晚。

四、芒果吸血鬼不能也不會攻擊人類，在人類面前，芒果吸血鬼更應該控制自己對芒果的渴望。

五、為了更好地融入人類社會，芒果吸血鬼以小家庭的方式分布於全台灣，除了每年的大型聚會以外，平時禁止互相聯絡。不過芒果吸血鬼數量極少，全台灣總共大約只有五十隻。

六、芒果吸血鬼在第一次熟成期，只能食用芒果，其後方能繼續嘗試人類食物，但主食仍必須是芒果，若不食用芒果，芒果吸血鬼會因太過虛弱變成狐蝠。

七、芒果吸血鬼可以和人類通婚，但必須進行特殊的儀式……

戴凱翔把生存守則扔開，每一條都太長了，而且有些根本莫名其妙，他才懶得看。

從那之後，戴凱翔的生活跟過去沒有什麼差別，他們的會考成績已經公佈，現在只需研究自己可以上的高中，戴凱翔也早已確定會到市區高中的體育班。不用再認真應付課業讓每個學生都懶洋洋的，戴凱翔如果上課睡覺，也沒有人覺得奇怪。

戴凱翔得以掩藏秘密，由於熟成期來臨前的影響開始出現，他先是感到頭暈、隨時隨地口渴，奇妙的香味縈繞於心。老媽讓他帶便當上學，便當盒裡裝著一顆芒果，午休時他帶著便當盒到廁所進食，以免被同學看見自己食用芒果時的表情。除此之外，一切都跟以前一樣。他學會提早到學校，藉由慢跑消耗做為芒果吸血鬼的躁動，等待著，那據說如海浪般洶湧的熟成期。

某種程度上，這是戴凱翔做為芒果吸血鬼的第一個夏天，卻也是他作為國中生的最後一個夏天，一種古怪的憂鬱感席捲而上，戴凱翔本來就不是樂天外向的個性，得知自己的真實身分只讓他更加中二與自我耽溺。戴凱翔倒數著日子，認為這個夏天宛如結束，也宛如開始。

畢竟比起引人發噱、荒唐的戲劇性人生，戴凱翔更能夠清楚地看見自己芒果吸血鬼身分的幽默背後，某種直接的訊息，像是一則預言，他還如此年輕，卻已注定了自己種族的集體死亡。戴凱翔認為這是一種合適且實際的憂鬱，攸關他們整個芒果吸血鬼的族群即將滅亡的恐慌，對於一名國中生來說或許有點不合時宜，或許太過沉重，又像是個並不好笑的黑色笑話。

他記得跟老爸老媽談話之後，他曾私下去找老媽，問她：「既然我們快要絕種了，你們會不會希望我趕快交女朋友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，你才幾歲？想那些有的沒的？」老媽的表情起先猙獰，隨後突然柔和下來，甚至顯得有些悲傷：「我只希望你好好長大，現在要把握時間，盡情享受青春，這對於一名年輕的芒果吸血鬼來說，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
戴凱翔疑惑地抬起眉毛。

老媽解釋道：「芒果吸血鬼只有徹底經歷青春、了解青春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，成為成熟的芒果吸血鬼。」

好吧。戴凱翔想：可是青春是什麼呢？

他問妹妹戴忍忍，她的眼睛轉了轉：「青春就是對著喜歡的偶像發花癡。」

彼時他們走在上學的路上，離開家沐浴在盛夏的陽光之中，戴凱翔再次聞到那股酸酸甜甜的氣味，和家裡的芒果香不同，這種氣味若有似無，因為不太熟悉，反而更加刺激。戴凱翔感到乾渴，就好像感冒喉嚨痛的異樣感，只是這種異樣感在未來都不會有任何好轉，只在吸食芒果時能稍稍緩解。

夏天的氣味除了無時無刻的芒果酸甜，還有各種微小的味道，戴凱翔覺得自己在過去彷彿一個聞不到味道的人，直到成為芒果吸血鬼才終於真正聞到整個世界。他可以聞到昨天半夜下過的雨，那股潮濕的氣息滲入土地，帶著閃電的焦苦。還有漂浮在整個街道的植物香味、塵土、人類汗水，甚至是一公里外乾掉的狗大便，都能讓他皺起鼻子。這些氣味好像有顏色，他的鼻子追逐這些有顏色的氣味，讓整個被陽光覆蓋的夏天就像一片氣味的汪洋大海。

在這之中，芒果味是一道明亮的鮮黃色，時時刻刻飄散於空氣，像是纏繞成團的緞帶。戴凱翔既不知道那股味道是從哪裡來的，也不知道該如何消除，依據老爸老媽的說法，這就是夏天對他們的影響。

「如果沒有偶像呢？」戴凱翔還記得回妹妹的話：「如果我不喜歡任何偶像明星，也不喜歡動漫、遊戲，我什麼都不喜歡，那麼……」戴凱翔安靜下來，他不想在妹妹面前表現得情感氾濫。

「我不知道，不過我覺得每個人對青春的解釋都不一樣吧，至少我很清楚，哪天我七老八十了，我愛的這些人還會繼續維持年輕帥氣的樣子，在舞台上唱唱跳跳，因網路而永遠存在，永遠鮮活，知道這件事情，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鼓舞，他們永遠也不會變，我也可以永遠喜歡他們。」戴忍忍捧著臉頰回答完，狐疑地望著哥哥問：「怎麼了？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？你最近有點奇怪……」

「沒什麼。」戴凱翔只能撒謊，畢竟根據守則，他不能向還沒接近熟成期的妹妹透露芒果吸血鬼的事情。

無論如何，對戴凱翔來說，如果一定要有一個答案的話，青春是孤獨。

從小到大他一直就是班上的邊緣人，跟同學都格格不入，他喜歡體育活動，選擇的也是只需一人就能完成的運動。他享受跑操場時最開始身體的不協調與痛苦，第一圈、第二圈到第三圈都是，然後他會慢慢穩定下來，在單調的動作裡感受到一種平靜。他的身體仍然冒汗、肌肉痠痛，肺部像火燒般疼痛，可是他漸漸習慣了，他的大腦放空，身體自動重複相同的動作，戴凱翔覺得這就是他的永恆，孤獨與單調。除了這些動作以外他什麼也不需要，若其他人對他有任何要求，只需配合就好，譬如考試，譬如上高中。

於是生活歸於正常，就連芒果吸血鬼這個新身分也很容易和每天的例行公事結合，戴凱翔幾乎忘記了自己是這種有點愚蠢的超自然存在。直到某天，他吃掉了便當盒裡的芒果，但他依然感到飢腸轆轆。

每天攝取充足的芒果，戴凱翔就不會受熟成期展現的前兆所苦，他太習慣正常的感覺，以至於當事情變得不對勁，他絲毫沒有發現。戴凱翔只覺得自己比平常更容易疲憊，他趴在桌上，已經快要放學了，班上十分吵鬧，他聽著周

遭的同學們聊天，而他始終都是個局外人。

沉浸在孤獨感中是很容易的，再加上戴凱翔認為這就是他的青春，這是他給自己找到的答案，他享受這份孤獨，絲毫不認為有人會與他相同，但他很快發現，坐在斜後方的曾琳安就跟他一樣安靜。

曾琳安總是一副冷淡的模樣，跟全班都不熟，她是上學期從西部轉學過來的，所以戴凱翔以前不認識她，就算同班一陣子了，他也沒聽曾琳安說過幾句話。如果有要分組討論什麼的，她總是被剩下來，跟戴凱翔倒是有點像。

曾琳安也很奇怪，從沒想過要交朋友，下課時間就只是安安靜靜坐著看書。

戴凱翔偷看曾琳安的時候，一陣寡淡、酸甜的香氣飄過來，他的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。

下一秒，戴凱翔衝出教室，在本能中掙扎著，他覺得自己整個人都在融化，即將失控，他下意識地在籃球場附近找到無人整理的樹叢，他將自己扔進去，在一陣煙霧中近乎失去知覺，但就算是那個時刻，他也可以感覺到有人跟著自己從教室前來，但他無法忍住這種感覺，這種如失速火車輾過身體的分解與重組，戴凱翔最後的念頭是，他即將當著某人的面變成一隻狐蝠。

戴凱翔在此之前還從未變成一隻狐蝠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如此篤定。他只是確信，就像他確信自己如今對什麼食物都不感興趣，他飲食的重心只有芒果。

戴凱翔不記得變成狐蝠的過程，畢竟如果你是一隻狐蝠，你就無法像人類一樣思考。戴凱翔的意志沉浸在過往回憶裡，對現實毫無感覺，他依稀意識到自己變得非常非常小，有一雙手將他捧起來，抱在懷裡，帶著他離開。

戴凱翔感到飢餓，強烈的對芒果的渴望，他從來沒有這麼想吃芒果過，同時腦海浮現刀子劃過熟黃芒果果肉的模樣，芒果汁液從切痕中流出。

小時候老媽切芒果給他和戴忍忍吃，大致上有兩種方式，第一種就是把芒果去皮，避開果核用刀子把黃澄澄的芒果肉削下兩片，在將兩片芒果切塊放在盤子裡，老媽總是趕他們兄妹倆去吃切好的芒果，自己在流理台啃剩下的芒果核。

戴凱翔隱約偷看過老媽啃芒果核的樣子，她看起來很激動、很陶醉，就像在吃什麼高級美食，他覺得那時候的老媽很奇怪，或許這是為什麼老媽要趕他們到客廳吃芒果，以避免被孩子看見自己真正進食的模樣。

老媽也會用第二種方式切芒果，不去皮，直接將芒果沿著果核切下兩片帶皮果肉，在果肉處畫幾刀，手指在中間施力把果肉往上推，芒果果肉就綻放開來，像是一朵金黃色的花，切成方格狀的芒果果肉也因此變得突出，戴凱翔會一個一個咬掉塊狀的芒果，最後狠狠地吸吮果皮上的汁液。

當老媽用第二種方式切芒果，戴凱翔就得到跟老媽一起站在流理台吃芒果的機會，這樣的機會並不多，因為老媽吃起芒果來就像個餓了好幾天的人，她不樂意讓孩子們看見。幸好站在一旁的戴凱翔大多時候也沉溺在一口一口吸吮

芒果果核的快樂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他以為這種對芒果的小小著迷是很正常的，全台灣每一個人在啃芒果果核的時候，肯定都跟他一樣有種茫然的迷醉感，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動物，或者一隻採蜜的蜜蜂，一隻幼獸，只想抱著奶嘴不斷舔舐。

不過戴凱翔確實曾在某一刻認為，老媽吃芒果的模樣很醜陋。

如果成為芒果吸血鬼意味著要與這樣的醜陋共存，那麼戴凱翔將為此感到更加的與他人不同，以及更深沉的孤獨。

回憶的場景改變，戴凱翔看見小時候爸爸媽媽帶他去奶奶家，奶奶家種植了滿山遍野的芒果樹，其中有一棵芒果樹很特別，結的果實又小又綠，但那是戴凱翔有記憶以來所吃下的第一樣東西。

那種小小的芒果沒有多少果肉，纖維很多，但他一咬下去，豐沛富郁的芒果汁伴隨強烈香氣席捲他的感官，那是他吃過最好吃的芒果，他用盡力氣吸吮流進嘴裡的香甜汁液。

奶奶告訴他，這不是一般的芒果，而是最早來到這片土地的芒果。

戴凱翔忘記了那種芒果的名字。

戴凱翔再次睜開眼睛時，他已經變回人類的模樣，老媽正從大碗公裡用叉子叉起芒果，餵到他嘴裡，餵得又快又急，以至於戴凱翔差點吐出來。與此同時，老媽嘴裡還喃喃唸著佛號。

「媽，你都已經是芒果吸血鬼了，為什麼還要信仰佛教？」戴凱翔好不容易嚥下嘴裡的芒果，忍不住詢問。

老媽看起來正在走神，她停下來，想了想說：「這又沒有關係。」

沒有關係嗎？戴凱翔搖搖頭，問了另一個問題：「是誰帶我回來的？」

「除了我還能有誰？」老媽回答：「放學時間到了，但你都沒回家，你爸在加班，我到學校找你，發現你芒果攝取不足，變成了狐蝠。」說完，她繼續往戴凱翔嘴裡塞芒果。

老媽隱瞞了一些東西，戴凱翔記得自己變成狐蝠時並非一個人，但嘴裡塞滿芒果的他什麼也說不出口，再者他也意識到比起成為芒果吸血鬼，自己更討厭的事情是失控。

直到吃完了所有的芒果，戴凱翔才對老媽說：「我打破了守則第一條。」

「不，你沒有。」老媽頓了一下，終於坦承：「她只是看到你變成狐蝠，並不知道你是芒果吸血鬼。」

居然還有這種說法。戴凱翔無言以對。

「至少告訴我是誰發現的？」

老媽考慮了很久，最終嘆了口氣。

＊

戴凱翔意識到這件事情，如果他在與芒果吸血鬼的本能對抗中失控，那麼

他不會傷害到任何人，只是他會做出很多尷尬的事，讓自己社會性死亡。

為了不重蹈覆轍，戴凱翔決定除了早上的慢跑以外，每天午休及放學時間也要跑操場消耗體力。到了下周一黃昏時分，戴凱翔正氣喘吁吁地跑著，他聽見身後傳來腳踏車的聲音。

他假裝沒聽見，就跟過去每一次一樣，只要有同學想跟他講話，他就假裝沒聽見。並不是他不願意跟同學交談，而是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對於談話中的空白，他似乎總有一種恐懼。班導曾經為此打電話給老爸老媽，但他們顯然毫不在意。居然在電話裡跟老師打哈哈，說青春期嘛，青春期的小孩都怪怪的。

戴凱翔現在才知道，老爸老媽分明認為他會這麼抗拒和同學交談，是因為這是未成年芒果吸血鬼的天性，芒果吸血鬼天生就直覺地認為自己跟一般人不同，所以會排斥和人類接觸。

戴凱翔倒不想這麼解讀，他寧願相信自己的天性是孤僻。

腳踏車的聲音恰啦恰啦地響，一直跟著戴凱翔，讓他有點煩。那是坐在他斜後方的女生曾琳安，曾琳安每天騎腳踏車上下學，此時她也騎著腳踏車跟在戴凱翔身後。

「腳踏車……呼……不能騎上……呼……操場……」戴凱翔喘著氣說。

曾琳安沒理他，還是慢悠悠地騎在他後面，保持著不遠也不近的距離。

「戴凱翔，你那天為什麼會變成一隻蝙蝠？」她問。

「是……台灣狐蝠……你會不會……呼……管太多……」

「你那天為什麼會變成一隻狐蝠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」

戴凱翔停下動作，扶著膝蓋喘氣，他還來不及回答，曾琳安已經被路過的校長叫過去，罵得狗血淋頭。

所以，曾琳安就是那個看見戴凱翔變成狐蝠的人，戴凱翔真的真的想要就這麼死去，那實在是太過尷尬，太過羞恥，他怎麼可以在同班女同學的面前變成一隻狐蝠？要知道，狐蝠不可能穿衣服，這意味著他當時是赤裸的。

戴凱翔繼續跑步，試圖將校長對曾琳安訓話的聲音拋諸腦後，但他無法控制去思考自己僅剩不多的青春，因為如果他的青春等同於孤獨，他想自己即將要失去這份青春。

他聽見曾琳安向校長道歉、把腳踏車停在一旁，朝他走過來的輕快腳步聲。